

# 我的父母奉命掩护中共上海局(下) ◆ 方虹

1945年9月,上级指示要在上海寻觅房子设立秘密电台。为此,我爸爸出面借了北京西路1400弄(又名觉园)25号一幢单开间三层楼房。机要员郑惠英很快住了进去,王曦交给我妈妈一台美国军用发报机,也送了过去。为了保证电台的安全,25号二楼被布置成我父母的卧室。我妈妈对二房东说,单身的郑小姐是她的表妹,来沪求学住在里,自己时常过来看望、照顾郑小姐的生活。住在进化药厂的机要员朱志良和张执一夫人王曦则是郑惠英的联系人。为了安全,电台必须经常转移,这个电台也在1946年夏迁到新闻路来安坊5号江闻道家中。觉园里的这所房子是江圣造医生的住宅,后来成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一部分。当时用的那部发报机由王曦一直保存着,1994年上海“一大”纪念馆去北京征集党史展品时,她才把发报机交给了他们。

## 家中客人多 来往皆英雄

为了继续利用药厂的基础和已经与医药界建立的关系,1946年9月,组织上决定在进化药厂结业后在原址楼下开办中华医药化验所。我妈妈作为化验所负责人,又聘请了上海的儿科专家林俊卿医生为主任(后为上海声学研究所所长),另聘请化验员两人。与设在觉园的电台联络的机要员朱志良,则在化验所任会计作为社会身份。每天来此上班,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

化验所时期,我们全家的住处从二层后厢房移至二层通厢房,二层客堂间布置成会客室,仍是中共上海局领导开会和洽谈工作的场所。由于化验所每天有送化验标本的病家和医生来来往往,来开会的领导进进出出不至于引起外人注意。经常来此的有刘晓、刘长胜、张执一、钱瑛,还有沙文汉和陈修良、唐守愚、谢寿天、林枫(王尧山之兄)、徐雪寒、刘少文等,他们都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英雄。他们常在这里会面碰头交接资金。刘长胜也是在这里约见万景光,派他去香港建立中共上海局香港办事处,并指定我爸爸作为万

的联系。不久,万和他的夫人冯志琼(后更名冯修蕙)相继离沪去了香港。

1948年底,中共上海局的领导先后去了香港,由化验所掩护的朱志良和康志荣也调往解放区。我爸爸根据张执一离沪前的指示,将中华医药化验所结业,愚谷邨121号的三层与底层分别出顶,及时处理了化验所的设备仪器和雇佣人员,而我家居住的二层房屋是上海解放前夕才顶出去的。上世纪50年代初,刘长胜当时主管中华全国总工会,他给我爸爸写来一个纸条,内容如下:

方行同志:我们总工会在沪东区建立了一个办事处,惟急需办公用具如桌凳等等,从前进化办公用具是否尚存?并可否分一部分给我们。兹派沈默同志同你接谈,望告一切。此致

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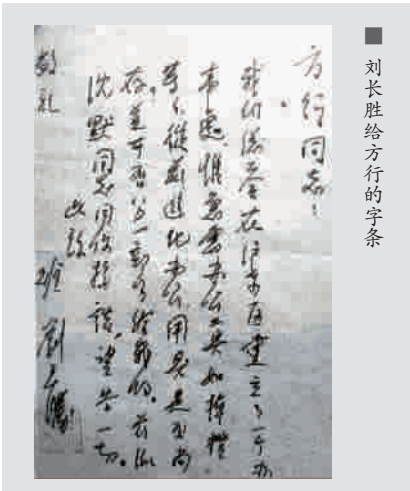
刘长胜

1998年春,大约是5月里,我哥哥去了这个我们童年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房子和内部装饰依然如旧,而居住着的一位老人居然还提起房子是从我妈妈手里顶来的,他正日夜担忧着这个地方即将面临的拆迁,希冀它能有一个更好的命运。

## 住进永乐邨 智控大检查

1945年秋,奉命以我妈妈的名义顶下了江苏路永乐邨21号作为王寓,户主是王辛南。进化药厂是一个社会性掩护场所,这里则是中共上海局机关核心所在地。

王寓为永乐邨弄堂底的单开间带家具的三层楼房,每间房间都不大而且不规整。此前住着的是一对台湾籍夫妇,他们留下了一套西洋式家具。1947年后,我们一家搬到永乐邨二层,张执一全家住在三层。底层分前后两进,分别是客堂和饭厅,是两家老小一起吃饭的地方。刘长胜指示我父母负责在这里掩护张执一全家,不仅要保证这里作为高层领导开会谈工作的机密场所,而且两家人家日常生活采买或保甲长等有事找上门来,一概要



刘长胜给方行的字条

我妈妈出面应付。

在这里的掩护方式和在愚谷邨相仿,只是更加严密谨慎。连同房子一同顶下来的两个佣人尽管在这里一起生活多年,与两家老少密切相处,对房主人从事何种工作一无所知。直到上海解放,看到住在这里的先生小姐太太都穿上了解放军军装,他们惊得目瞪口呆。常来这里开会的中共上海局领导有刘晓、钱瑛、刘少文、张承宗等。1946年4月,冯文彬由延安来上海,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月。他走后不久,钱瑛从中共南京办事处调上海工作,组织上派爸爸把她接到这里住了约一个月。

1947年夏,国民党上海市府宣布要进行全市户口大检查,规定各户在轮到检查时,居民必须在家守候,并要以照片核对。这个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清查计划,无疑对永乐邨构成巨大威胁。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和张承宗在永乐邨开会研究如何应对,最后决定暂时转移去杭州以保安全。于是,假托有几位上海资本家要去杭州名刹做佛事,请佛教界著名居士赵朴初函邀,介绍由我爸爸陪同前往

# 上海方城

余之



上海人称搓麻将为筑方城,一张四尺见方的麻将桌小世界,却折射出一个人际关系、世态炎凉的大世界。《上海方城》讲述了一位富商与三位太太——出身商家的芬芳、舞女曼丽、大学生梅香的故事,市井气息浓郁。石库门里两代人的命运,通过一副珍稀麻将的沉浮展开,揭示了人心要向善、名利要淡泊;社会在进步的鲜明主旨。本书系2016年度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文化艺术资助项目,全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 1.从小有“小少爷”臭脾气

香粉弄一天里最热闹的光景是在太阳消失之后,就像是黄昏归巢的鸟儿一样,忙活了一整天大家都回窝了。晚饭过后,各种各样的市声就在弄堂四周淫漫开来。挑担卖小吃的:糖粥担、馄饨担、棉花糖、花生米、开花豆……最为尖厉而宏亮的是那些买、汰、烧了一天而急急等待快活的上了年纪的老妈妈们。破锣般的嗓子沙哑而又响亮:“王家姆妈,王家姆妈……搓麻将喽!”“快点呀,三缺一”“三缺一,伤阴节……”孩子们也乘机聚拢过来,在夕阳的余晖中,拉长了影子在做各式游戏,“跳房子”“老鹰捉小鸡”“买小鸟狗”……那稚嫩的童谣人人都会:“笃、笃、笃,买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张家老伯伯,问侬买只小鸟狗……汪、汪、汪!”最令王家姆妈、张家阿婆、李家阿姨们听得进的是弄堂小姑娘的麻将儿歌:淘米烧晚饭,晚饭吃好来,电灯开开来,麻将拿出来,搓搓小麻将,来来白相相……

黄昏过后的“皇宫”大屋里也会在这个时候亮起了灯。“皇宫”是相对独立的一幢小屋,这小屋本是青砖墙,黄国杰特地请漆工在外墙上涂上了青里透红的赭色,至于他为什么要将此墙面涂上此种颜色,邻里只猜说他本人姓“黄”,而他在私下里却说“黄”与“皇”是同音,北平皇宫的颜色与此相似,可见他的用心。

“皇宫”是黄国杰的房产,其父是经营油盐酱醋等食品起家的。油盐酱醋是家家少

不了的东西,成本低,利润高。国杰父亲发了之后就买下了它。国杰是独苗,其父虽有妻妾四妾,但偏偏是最小的老婆会产仔,老太爷得意得不行,给儿子起了个“国之杰”的大名。国杰从小是娇生惯养的,从小有“小少爷”臭脾气,比如说,其母亲要他学钢琴,他几乎从没有用手去弹过。钢琴盖一打开,小少爷就会跳上钢琴上去,两只脚在白白的琴键上乱踩,弄得全楼上下全是“支离嘎啦……咚咚咚”的轰鸣声,家里人谁也不敢骂他,只有他的生母有时会说他几句,但凡老太爷在场总是会说:“让伊去,让伊白相,踏坏塌大不了再买一只”;再如“小少爷”玩皮球,他不喜欢在天井里玩,因为有一次在天井里玩被树藤绊了一跤,出了鼻血,手一摸,一手红,吓得他“哇”一声哭开了,从此他再也不敢去天井里丢皮球了。在客厅里今天碰了个杯子,明天碰了个花瓶,这是常有的事。小妾、小妾是不敢叱斥他的,只有帮他捡皮球的份,唯有生母会有重一点的话:“当心点!东西都给你敲光了!”“皮球收起来,去拿个乒乓球白相!”皮球给收了,但小少爷在兴头上,当然是不肯收手的,于是一蹬脚便躺倒在地板上,“哇、哇——”地大哭,老爷听见了,便出来,不闻青红皂白地骂开了:“怎么啦,杀猪啦!”便从生母手上夺过皮球又交给了儿子,“打碎了,当是家里有喜事嘛,放爆竹!放爆竹!”于是,彩色皮球又像是个气球一样在客厅里上上下下飞了起来。

老太爷归西之后,遗嘱明确大屋的产权归儿子。黄国杰从青年时代起就交了一帮不三不四的朋友,吃喝嫖赌样样来,楼里几乎天天麻将声不断。黄国杰有势有钱,以后又搭上了舞女曼丽,外界说是“二太太”,后来又趁人之危好污了大学生梅香。梅香意外怀孕生子,顺理成章成了“三太太”。这位貌若天仙的大学生梅香是在她最为痛苦、最为无奈的内外困境之下,被黄国杰强行抢来的。在大屋里,梅香的地位仅次于二太太,因为她为黄国杰生了一个大胖儿子。

二太太杜曼丽,舞女出身,苏州人,她的小姊妹有时候故意叫她“都美丽”。据说她的母亲在晚清时因家境贫困来到了上海,人生地不熟,后来经一个远亲介绍谋了一个“活”,其实是被骗进了妓院。

## 14.难喝的番茄汁

方亮想说“没关系的,让阿姨说吧”。但只是咂了咂嘴,没有说出话来,他也希望午餐快快结束,只觉得这是在常若雨家吃的为数不多的饭里面最味同嚼蜡的一次。他匆匆扒了几口饭就识相地说,“我吃饱了,若雨,阿姨,你们慢吃,我还要回去看店,就先告辞了。”

看到方亮失落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常若雨第一次为他感到心痛,突然好想追出去安慰一下他。她冲着母亲大喊一声,“妈!你这是怎么了?方亮为了我整整忙了一个上午,你不表示感谢,还这样对他,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瞧瞧他那个没有出息的样子,成天就知道捣腾些垃圾来给你打发宝贵的时光。”常妈妈没好气地回答。

“这都是我要求他的,又不是人家主动的。人家出了力,还得不到一句好话,不是吃力不讨好吗?妈,你不是一直很满意他吗?还吵着让我嫁给他的。”“那是我怕你拖成老姑娘,所以想赶紧给你找个不嫖不赌又对你好的男人嫁了。可刚才我在烧菜时,你江阿姨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要给你介绍对象。那男的今年32岁,在社科院工作,你看看多好的工作。”

说到这里,电话铃响了,常妈妈跑过去接,又是一阵欣喜若狂的欢声笑语。少顷,乐颠颠地跑过来说,“你江阿姨说了,就约在今晚,在我家附近的上岛咖啡见面。”“妈,你也太速度了吧?你怎么也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见啊?”“你看看你都几岁了?我能不速度吗?这样条件的你还不愿意见?难不成你真想嫁给那个没有正当职业的方亮吗?”

“什么叫没有正当职业啊?人家一不偷二不抢,自食其力。好了,不跟你说这个了,我们观念不同,说不到一块去。就算人家没有正当职业吧,你也没必要给人家脸色看吧?”“想到这个,常若雨又是一阵生气。“我们对她好,他又要想人非非了,就是要让他断了这个念头。”

“我无语了,妈,我真的无语了。”常若雨甩手去了卧室,母亲的势利和不可理喻让她觉得分外对不起方亮,想拿起电话跟他道个歉,却发现根本没法道歉。

杭州,拜访净慈寺方丈面洽此事。前事办妥后,刘、张和我爸爸一行五人分头到达杭州净慈寺。方丈得知五位是来大做佛事(打水陆)的,分外殷勤,安排他们住在非常幽静的深院独立小屋内,每餐品尝该寺著名素菜。他们与方丈洽谈佛事事宜后,说是要在这里小住几天后再回去,时值天气炎热,以白天不宜外出至晚间才能湖赏月为由,刘和张等四人白天都在室内伴作打牌消遣,实为开会议事,我爸爸则带着6岁的张纪生(张执一之次女)在院子里玩耍观察动静。一行人在寺内住了约一个星期,得到我妈妈从上海送来的信,知道上海的全市户口大检查已经过去,大家才分头返沪。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我们两家先后搬离永乐邨王寓。我舅舅一家在这座房子里又住了一段时间,1950年依照刘长胜的指示移交给上海总工会。当时刘长胜给我爸爸写了一个便条,内容如下:

方行同志:请你写一介绍信给你的亲戚(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一座房子)言明由上海总工会王盛雅同志去接洽。请将此介绍信直接交王玉昆同志。

1981年左右,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张执一从北京来上海,他特意到我上班的地方接我,要我带他去永乐邨看看。当时那条弄堂还在,还是原来的样子。在那扇熟悉的弯花造型铁门外,我们驻足良久,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现在永乐邨的弄堂已经消失,弄口的水果摊、菜场和南货店也在江苏路拓宽工程中成为记忆。所幸的是,这幢挤压在一群高楼大厦之间的矮小的21号小楼被保存了下来。2003年春天,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把我家50年代初离开永乐邨时带出来的尚存老家具又搬了回去,部分地尽可能重新恢复旧貌,将这里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局机关遗址,加以永久保护并对社会开放。转眼很多年过去了,曾经出入于此的人大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为了纪念这段历史特写下本文,同时怀念我的父亲和母亲。

(摘自《上海滩》2017年第1期)

算了算了,就装傻算了。常若雨拿起电话打给方亮,一阵嘻嘻哈哈,“我跟你说话,要是番茄汁卖不掉,我们得举办一次盛大的番茄宴会,邀请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来参加。”“谢谢你。”“你说什么?”常若雨一阵愕然,突然明白,方亮是明白了她的一番良苦用心,这一刹那,她心有触动,真心关怀的话脱口而出,“开车小心。”方亮再次说了声“谢谢你”,与之前的那三个字意义完全不同。

放下电话,常若雨释然了,沉甸甸的亏欠已经被一种甜蜜的温情所替代,她的嘴角露出了笑容,胸口荡开一团柔軟的涟漪。

“若雨,你的番茄汁怎么这么难喝啊?”母亲的一声喊话惊醒了常若雨,她跑到堆放番茄汁的房间里,看到母亲擅自打开箱子,取了一罐番茄汁来喝。“妈!你怎么能开箱喝呢?我这都是要一整箱一整箱卖的,你喝了一罐,都等于是这一箱都没法卖了。”常若雨跺着脚说。“我不喝还不知道这么难喝呢,一股铁锈味,不信你也拿一罐尝尝。”母亲随手又从箱子里拿了一罐番茄汁递给女儿,“喝!”

常若雨把母亲手中的番茄汁又放回了盒子里,她不舍得喝,想着这一箱可以拆零卖。就把母亲喝过的那一罐抢过来,仰头喝了一大口。果然,一股铁锈味。再定睛一看生产日期,保质期2年,已经过了一年多了,难怪铁罐的味道都渗到果汁里去了。刹那间,她有一种灾难感般的危机感。空气几乎凝固了,闷热而潮湿,一行的汗水从常若雨的背后流下来。

“你看看,你看看你那个方亮干的好事。你是生手不知道,难道他也不知道吗?说不定伙同别人来骗你的,从中拿好处费呢。”母亲目光分外坚硬,直直地刺进了常若雨的心里,“还愣着干嘛?还不打电话给方亮,退货!”

常若雨的脸在午后的阳光里泛出冰冷的青色,“拿货的时候就讲好的,不退不换的,不然不会这个价格给我。”

“什么?”常妈妈心头的火噌地蹿起,“这更加证明了那个方亮不是好东西,坑你的钱。不管怎么样,你现在马上打电话给他,问他怎么办。”

## 小店开张三周年

凌寒

